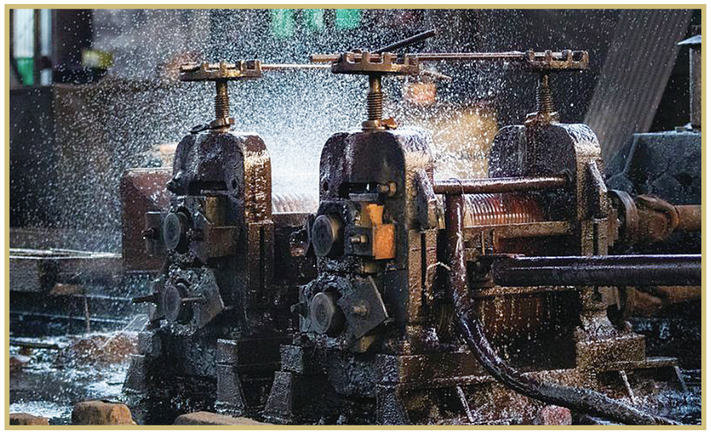
清水塘“创业记”

3月2日,伴随着挖掘机轰隆隆的巨响,曾是所有株洲人骄傲的株冶集团启动搬迁改造工程,这或许是继三年前旗滨玻璃搬迁以来,清水塘人最难忘的一天。清水塘,这个篆刻在株洲乃至中国工业史上的名字,无论未来将经历怎样的蜕变,依旧永远无法让人忘怀。



▲建国后,清水塘成了国家重点布局的工业基地之一 杨经纬 摄

1 上世纪五十年代,清水塘吹响创业号角

株洲,是因新中国的工业而生的城市,而清水塘老工业区成长的每一步,始终伴随着中国民族工业和株洲这座城市发展的历程。位于粤汉、浙赣、湘黔铁路干线交汇的株洲,地理位置优越,矿产资源十分丰富。建国后,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急需振兴民族工业,面积约16平方公里的清水塘工业区,成了国家“一五”、“二五”期间重点布局的以冶炼、化工、建材、能源为支柱产业的重工业基地。1955年前后,株洲冶炼厂、化工厂、氮肥厂、玻璃厂等多家工厂在这里相继建成,霎时间,清水塘从一片荒芜之地变得无比繁华热闹。也由此开始了,株洲工业史上一段激情燃烧的动人岁月。

2 从无到有,沉睡的甑皮岭沸腾了

上个世纪五十年代,在第一批从全国各地汇集而来建设清水塘的人眼中,此时的株洲还是一个百业待兴的小城,没有汽车,甚至连三轮车都没有,只有本地人俗称“鸡公车”的独轮车在街道上行驶。株冶的前身——中南铅锌厂矿建设指挥部就设在湘江边的茅棚里。经苏联专家论证划定的厂址甑皮岭,附近方圆几平方公里的土地上,有大小山头13个,水塘27口,没有公路,只有羊肠小道,衰草寒烟,一片荒凉,其工程难度可想而知。1956年12月1日,株洲冶炼厂成立,开始破土动工。为了缩短工期,株冶一面培训工人,一面安排工人两班作业,具有环保功能的朱家坝改道,133米高烟囱基础、生产主体车间、铁路、公路全面开始施工。沉睡的甑皮岭沸腾了起来,数千人吃住在工地上,肩扛手抬,日夜赶工,铅烧结厂房甚至达到了5天一层楼的惊人建设速度。1958年7月 ,株洲冶炼厂一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。1958年底,株冶还没有铜反应炉,只能利用已建成的铅浮渣反射炉冶炼废杂铜。大冬天里,第一炉铜通红的炉火映红了工地,工人们一铲一铲地把炮弹壳、水烟袋等原料运进炉中,扛起直径一尺左右的原木煅烧,炼出一炉铜要七八十个小时,便几天几夜睡在炉火旁。靠着株冶人的坚韧和毅力,1959年株冶生产出6954吨铜、铅产品,工业总产值达到2341万元,翻开了湖南有色金属冶炼的新篇章。

3 共体时艰,株冶制银产量翻了数百倍

1960年,国家遭受自然灾害,国外逼债,人们勒紧裤腰带过日子,国家急需黄金、白银等硬货币。为了帮助国家偿还外债,从全国各地民间收购来的银元、首饰堆成了一座小山,可没有一位工人会伸手去拿。

国家要求株冶一年生产出几百吨银上交,而当时实际从铅中回收银子的年生产力仅为21吨,任务非常艰巨。于是,株冶紧急组织了1500人的炼银队伍,全厂职工一起想办法,赶建设备,搭起临时工棚,白天在炉旁工作,夜里困了就铺上稻草铺睡一会,一些人甚至舍不得回家。就这样,两年时间里株冶共生产电银449吨,创造了1天生产20吨银的好成绩,得到了冶金工业部的嘉奖。当时一位铅鼓风炉工段长说,他为了不让鼓风机停工影响生产,练成了一种“神技”。鼓风机开得好,家住4公里外生活区的他就能睡得香,鼓风机一停,立马就会醒来,披上衣服奔赴工地处理故障……

从1989年起,株冶连续涌现出了6位“全国劳动模范”。正因为有了第一代株冶人的血汗作为基石,才有了现今占地1800余亩的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,中国最大的锌生产基地。

4 株化、株玻、湘氮,一个个充满梦想的名字在清水塘起航

与株冶一路之隔的株化,还有湘氮、株玻等大型企业也是在同一时代背景下破茧而出的,当年,无数人的创业梦想在清水塘起航。

湖南是农业大省,素有“鱼米之乡”的美誉。建国后,为了确保农业生产对农药、化肥的需求,以及对株洲的大型硬质合金厂的盐酸供应,1957年,化工部决定将“湖南化工厂”和“湖南磷肥厂”合并建设,定名为株洲化工厂,也就是现在中盐湖南株洲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的前身。1957年10月10日,新建株洲化工厂破土动工。几位株化的老工人还依稀记得当年的盛况,“几个施工单位的人一起搞竞赛,就是挑灯夜战都不觉得累,活儿干得快得很!”到1960年底,株化的机修、铸造厂房建成,还生产出了合格的烧碱和盐酸向建国10周年献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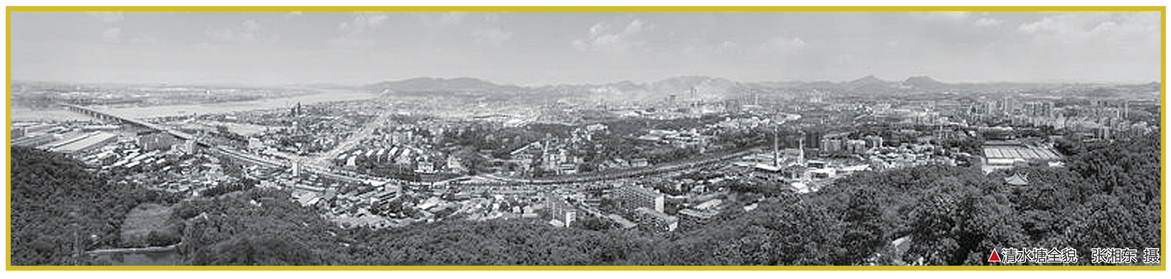
株洲玻璃厂建于1957年,是“一五”时期国家在株洲布局的重点工业项目。株玻开工建设后,施工单位提出“自力更生、艰苦创业、一年建成玻璃厂”的目标,第一代建设者们不畏生活条件的艰苦,克服困难,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昼夜施工,使得熔制车间、煤气站、原料车间等项目如期完工。1959年9月,就实现了点火烧窑,年底正式投产,使我国自行设计和施工的第一座现代化大型玻璃唱提前半年建成。株玻也逐渐成了一颗名副其实的“江南明珠”,成了外人削尖脑袋都想挤进来的红火企业。

1957年,湘江氮肥厂也就是现在湖南智成化工有限公司的前身启动建设,曾经的湘氮是湖南省首建的一家大型尿素生产企业,是初具现代管理水平多品种的大型国营化肥企业。

……

清水塘是湖南工业的一面旗帜,回看它的创业史,正因为有了它的存在,工业的基因才能深深地植入株洲这座城市,融入每一个株洲人的血液之中。

(本版整理 记者 肖捷)



▲清水塘全貌 张湘宏 摄

醍醐灌顶

除了通过黑暗的道路,人们不会到达黎明。——黎巴嫩格言

上帝造人,裁缝造形。——[古罗马]西塞罗

痛苦、失望和悲愁不是为了惹恼我们。它们的存在,是为了使我们心智成熟,臻于完善。——[德国]黑

命运的变化丝毫不顾及人类和他们的丰功伟绩,她把帝王与臣民同埋在一个墓穴里。——[英国]爱德华·吉本

在一个通常毫无权力可言的时代,读书是有教养者的唯一特权。——[奥地利]茨威格

美能拯救世界。——[俄国]陀思妥耶夫斯基

良心乃严肃的趣味。——[日本]芥川龙之介

没有良心、没有美德的人不会痛苦。——[阿富汗]卡勒德·胡赛尼

知之非艰,行之惟艰。——[商朝]傅说

小来大往,大往小来。——《易》

——胡栋华辑

时话时说

王中亮
现居杭州,媒体人

民宿

95%不赚钱,要变美丽鬼屋?这就是当下最有情怀生意的归宿?这些天,一篇唱衰民宿的财经文章冲到了几十几百万的阅读量。

去过台湾的人,总爱说说民宿,不住住民宿,就像没到过台湾似的。在中国大陆,民宿狂飙,遍地开花,估摸顶多不超过五年光景。

正是消费升级,正是情怀满满,正是蓄势待发,正是商业模式精进之时。年刚过完,春还没暖,花还没开好。在民宿期待你来山里赏花来水边发呆的日子里,典论场传来了坏消息:中国的民宿不行啦,95%的民宿在亏损,它们的未来将是鬼城,当然,是看上去颜值很高的那一种。

没有官方统计,没有主管部门的发声,一篇自媒体的调查果真靠谱吗?

我们能确信的是这些年民宿果真很热:过往的5年里,中国的民宿数量猛涨了7倍。最火热的是浙江一个叫莫干山的地方,这个避暑的好去处紧挨着沪宁杭,长三角的金主来这里潇洒一夜,房价基本没有不过千的。这么赚钱的好买卖无可错过,2016年,这一座山里民宿翻了一倍,开了600多家。

一栋民宿几百上千万地砸下去,搞了这么多年,就连啥是民宿,专家教授们都没几个说得清——老百姓把自家的院子捌饬捌饬接客,那叫农家乐;在山里大兴土木,游泳池无边无际,客房一幢又一幢,那叫度假村;引入国际品牌,引入西方全套精细服务标准,那叫开到风景区里的五星酒店。

那么,民宿是个什么东西?

生怕民宿落入了农家乐的魔咒,业主们在拼奢华啊,装修一家比一家贵钱,城里能玩到的奢华在山里一点都不少;太奢华了,又生怕不接地气,落入了五星酒店的坑,于是,想方设法搞特色,想方设法弄些山里、水里的元素。难啊,又要舒爽,又要原生态,是个性优先,还是客人的舒服优先?

于是乎,一两千一夜的民宿里,坐的还是马桶,看的还是电视,睡的还是席梦思,原来我们只是把酒店客房搬到了山边水边。

民宿娃民,我想体验体验民俗民风当地最质朴的生活,对不起,这些情怀的创业者比你只早到了三个月,他们粘的地气比你多不了多少。

黄山,你会爬几次?爬一次,那身累,那两三百的门票,足矣。黄山没有复购率,但黄山景区能活在良性商业逻辑里。因为,它是黄山,天下只有一座奇绝的黄山。若是每一个长大的中国青年都爬一次黄山,爬山者就绵延不绝了

民宿,你需要复购率吗?还是一锤子买卖就能活?

一两千一夜,睡在山里,那些常年在山里生活的农民不会来,那些无法自驾的城市平民不会来,那些有点钱没情趣的土豪不会来,剩下的,是讲求调调,有闲有钱的城里人。

你让他们来干吗?来安静发呆,来睡觉吗,来头脑风暴吗?如果只是这样,那么,每一间山里的民宿都能行。一千一次呢,为啥我不体验新鲜货?

留下客人,特立独行,拿出只有你有,别人没有,拨动心弦的东东,民宿,你行吗?你真能扎根一片独特的土地,捧出那里独特的食物,独特的游乐,独特的手工,变得无可替代吗?

走读中国

胡栋华
株洲媒体人

赣山赣水赣人(上)

中国是一棵古老的桑树——根植于深厚的土壤,枝叶于辽阔的空间,穿越了连绵的灾祸,供养着绵绵不绝的亿万蒸民。江西则象一片16万平方公里的桑叶,养育着四千多万蚕民呢。在这片巨大的桑叶上,山峦起伏,河湖纵横,烟火氤氲。

与江西人不事张扬的性格不同,江西的山却是常让人念念不忘呢!

除了闭雾羞花、沉鱼落瀑的庐山外,落户鹰潭的龙虎山,携手定居于上饶的三清山和龟峰,都是“世界自然遗产”和“世界地质公园”的双冠王。

亲近湖南的井冈山凭幽幽山色和赫赫军功,嫁到宜春的明月山因皓月萦怀和温泉绕膝,与庐山义结金兰的云居山又连襟拓林湖,都先后坐上了中国旅游高速列车的商务座——五A级。

有点委屈的是武功山,景色殊异远不知,草色遥看近却无,即为佛家之福地,更为道家之洞天,拥有“国家地质公园”和“国家森林公园”两项职称,却只能享受四A级景区的待遇。

宜春的三爪仑,婺源的大鄣山,赣州的三百和阳岭,都因秀色可餐,静如处女,安分守己,也先后被评为“国家森林公园”的优秀员工,领上四A级的薪水了。

总是以“东南最高峰”自居的的上饶黄岗山,和一直自封为“觉者天堂”的抚州大觉山,因为不明谦逊之理、有违长者之德,还在国家旅游局的考察之中,不便赘言。

值得一提的是,蜗居于九江市湖口县登山路22号的石钟山,仅因大文豪苏东坡的一封推荐信,就擅自把门票提高到了八十元,为人所诟议。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偏寓吉安的青原山,被另一位南宋大诗人杨万里誉为“山川第一江西景”,却一直安于清贫,不忘初心,甚合江西儒者之风。

一省之山峦如此,九州之形胜岂能不大观乎!

江西东、西、南三面隆起为山,致万泉竞涌,千溪奔流。北部下陷为原,汇百水之流,纳五江之波,成一湖之广。其河清港汊,湖田洲地,水网密织,池沿星罗,菊飞草长,鹤汀凫渚。常秋水共长天一色,时渔舟唱莲花之晚。

水韵江西,不仅北临中国最雄壮的江河,环拥中国最壮阔的湖泊,她的好几个地市也都淋淋地“淹没”在水里:九江是“众水汇集之地”,萍乡是“萍木飘零之乡”,新余乃“仙女沐浴之池”,鹰潭则“雄鹰盘旋之潭”,洪城是南昌古称,一百多个湖泊,掩映着她的婀娜之姿,润泽着她的满腮红润。抚州是临川的今名,那一川鄱鄱的江水,映照着一个个临川之梦,摇曳着一支支临川巨笔。

水在别处,常为洪、为涝,在江西,却更多地幻成天上的绮云,看那庐山之上每日演出的壮丽史诗:云织的霓裳,披于万山之巅;霞编的纱巾,飘于群山之颈。那百年的柔情,覆着嶙峋的石峰;那千年的期盼,流于高耸的山峦。如上天的遗梦,飘落于千仞之间;如时间之呼吸,吐纳在梦呓之中。

读史明智

涂承东
自由撰稿人

左宗棠的恶作剧

左宗棠时为陕甘总督,有属吏吴某,系世家子,食不厌精,每出,于沿途供帐择食甚苛,州县多苦之。

某日,左宗棠召见吴某。吴某入督府,有差官告称左帅适外出,让吴某坐候。这一候就是由早到晚五六个时辰,中途无人理会,亦无膳食安排。待得差官终于送膳,则尽是谷物菜蔬,吴某饥不可待,一扫而空之。未几,左宗棠传吴某,置盛筵,吴某已不复能下箸矣。左宗棠即于席次正色道:“饥时易为食,饱时难为味,可见饮食之道,固无一定之美恶哉!”吴某大惭,后不复以取食责人。

张子畏治南昌

张子畏为曾国藩幕僚时,起草文案,每多睥睨雄强语。后任南昌知府,始辄日以鸡毛蒜皮、家长里短为务,人皆讪笑,谓之琐屑。友善者或有讽喻,张子畏言“南昌一地习气疲沓,骤以严绳必难收效,若一事废退,则后续乏力。欲整顿地方,须切忌尚未识透情形即施急政,尤忌擅改前任法度。尚不如由小及大、由表及里,步步为营,终能有济”。

闻者皆叹赞。后果然令行禁止,官吏敛服,南昌一地政通人和。